

复乐园

わたなべ じゅんいち
渡边淳一 著
竺家荣 译

复乐园

[日] 渡边淳一 著
竺家荣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复乐园 / (日) 渡边淳一著 ; 竺家荣译. — 南昌 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 8
ISBN 978-7-5500-1012-3

I. ①复… II. ①渡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9490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4-236

エアロール—それがどうしたの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© 2006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© 2014 by Beijing

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0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http: www.bhzwjy.com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复乐园
作 者 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 竺家荣
责任编辑 张 越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 / 32
印 张 10
字 数 240千字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012-3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4-179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0 0 1	／	突发事件
0 3 5	／	花心男人
0 7 1	／	多情女子
1 0 9	／	情色电影
1 3 9	／	夫妻情缘
1 7 1	／	醋海波澜
2 0 3	／	自娱自乐
2 3 7	／	狂想曲
2 6 5	／	安魂曲
2 9 5	／	圣诞夜
3 0 9	／	译后记

° 突发事件

电话铃响起的时候，来栖贵文正在床上躺着呢。

十点刚过，来栖还没有睡觉，穿着白色吊带睡裙的麻子正偎在他的胳膊弯里。

铃声响到第三下的时候，来栖伸出右手，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。

“喂，喂……”

“是先生吧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气喘吁吁的，一听就是看护主任小野洋子打来的。

“不好了……”

主任的声音特别尖细，与她的年龄不大相称，而今天晚上听上去格外高亢。

“堀内先生病倒了，701房间的……”

来栖眼前立刻浮现出矮胖矮胖的堀内大藏先生的面庞来。他差不多有八十二三岁了。

可每次见到他时，他总喜欢右手摸着脑袋，嘿嘿地笑着，特难为情似的。

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挺和善的，就是爱对女看护动手动脚，为这事，会上还专门讨论过。

“可能是心脏麻痹。”

“意识和呼吸，还有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好的。我马上过去。”

来栖正要起身，小野主任突然压低声音说：

“先生，是那个女人来报告的。”

“哪个女人？”

“就是应招来的那个，先生允许的……”

洋子最后这句话里含着责备的语气。

“她说，两个人一起待在房间里时，堀内先生突然死了。她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跑来找我们的。”

半年前，来栖接受了当事人的请求，允许按摩女进入其房间，但他并不了解来的是些什么样的女人。

“那女孩还在吗？”

“她想要回去，可我怕警察要是知道了，会比较麻烦，就没放她走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来栖放下话筒，轻轻地吻了一下麻子的额头，便下了床。

“你要出去吧？”

来栖一起来，麻子也跟着起来了。其实两人才躺下不久，可现在，看见来栖急急忙忙地穿衣服，她也跟着穿起衣服来。

“你接着睡你的吧。”

来栖很喜欢麻子穿吊带裙的样子。麻子三十二岁，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白色吊带裙里，显得楚楚动人，韵味十足。

“那个人，已经死了吧？”

麻子似乎听见了刚才的电话，在台灯暗淡的灯光下，不安地仰头望着来栖。

“没事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以前，来栖也不止一次地半夜被电话叫起来过。既然是医生，又经营老年公寓，免不了夜里被叫去。

麻子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。

“我帮你叫辆车吧。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去。”

从来栖住的隅田川边上的公寓到“Et Aiors”，现在这个时间，十分钟就到。

“有什么事的话，我打你手机。”

五十四岁的来栖和麻子之间相差二十二岁，但每个周末，一起吃过晚饭后，麻子都会留下来过夜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来栖穿了一条灯芯绒裤子和一件开襟衬衫，一身体闲打扮。他朝麻子轻轻挥了下手。麻子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她本来话就不多，来栖很喜欢她冷静而恬淡的气质。

他坐电梯下到停车场，打开藏蓝色的轿车门。欧宝车虽然不太大，但比较灵活，在交通拥挤的市内比较好开。

从空无一人的地下停车场来到地面上，只见前方横跨隅田川的X形桥

拱在夜空里泛着冷清的光。

今年东京的樱花三月末就已经谢了，季节也随之提前。刚刚四月初，温暖的夜晚给人感觉像是初夏。

驶过X形桥拱的中央大桥，一直往前开，直达东京站。再往左一拐，过几条街，就到了银座。

说是银座，可这一带古老建筑多，行人又少，只有耸立在街角的一座闪烁着红色霓虹灯的“Et Aiors”高楼格外招眼。

凡是看到这霓虹灯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座华丽的餐厅或者高级公寓，其实，它是来栖创办的专为老年人服务的老年公寓。

来这儿的人都搞不懂“Et Aiors”是什么意思，所以，在大楼的入口处，摆放着解释该名称由来的说明书。

“Et Aiors”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一句话。

当时，记者们听说总统和妻子之外的女人有个孩子后，纷纷向总统询问此事。对记者们的提问，总统只咕哝了一句“Et Aiors”（那又怎么了），记者们就没再追问下去。

《巴黎时报》的记者专门就此事做了报道，宣称“如果其中不牵涉贪污、渎职等事，对政治家的女性交往，我们不做追究。因为男女之事乃个人隐私，对此喋喋不休未免过于庸俗”。

这所老年公寓正是本着让那些不再受工作和世俗束缚的老人，能够快乐、随意地生活，享受人生的愿望而建立的。

也就是说，我要遵循“Et Aiors（那又怎么了）”的精神来经营它。

写上面这个说明书的自然是在来栖了，起这个名字的也是他本人。

此类老年公寓一般多以“希望”啦，或者“爱”“幸福”之类命名，来栖讨厌这些煞有介事的名字。

他想要创建一个让老人们不必介意别人的目光，随心所欲、充满朝气地生活的场所。在这里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老人们都可以坦然面对。

这就是他创建Et Aiors的初衷，但至今不少人仍对这个名称百思不解。

来栖开车到达Et Aiors的时候是十点二十分。

虽说Et Aiors位于银座，但由于靠近京桥，周边矗立着很多商贸公司、出版社、各种事务所租用的写字楼。不过，到了晚上，写字楼都关闭了大门，一片寂静。

林立的高楼之中，最为耀眼的、洋溢着生活气息的，唯有Et Aiors所在的这座大楼。其实，这座八层楼的三层以下是各种公司占据的写字间，老年公寓在四层以上。

来栖在大楼前停车，徒步穿过右边的老年公寓专用入口，上了电梯。经过了二、三层到了四层停下，刚一出电梯，就看见了在电梯口等他的小野洋子主任。

“请这边……”

公寓的前台设在四层，但要在这里换乘另一个电梯去七层，出电梯往左拐，走廊尽头的房间就是701室。

来栖朝着那个房间，一路小跑，推开房门，穿过客厅，直奔里面的卧室。

正背对着来栖的女看护金子广美立刻回过头来，来栖朝她轻轻点了点头，走到床边。没错，正是堀内大藏先生。老人腹部以下已盖上了浴巾，但胸部还赤裸着。

来栖从护士手里接过听诊器，按在老人的心脏部位听了听，已经没心跳了，又凑近老人听了一下鼻息，呼吸也停止了。

“做人工呼吸了吗？”

“做了，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……”

护士慢慢摇了摇头。

可能是心脏受到了相当强烈的刺激所致，人已经死亡是确定无疑了。

按理说心脏病突然发作一定很痛苦，但老人面容安详，甚至像在微笑似的。

来栖向死者合掌致哀，鞠了一躬后，问主任：

“那个女人呢？”

据主任说，死去的堀内先生刚才在房间里，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。

而且，那个女人是从新桥来的按摩女这事，来栖也是知道的。

最先给来栖打来电话的小野主任说的“先生允许的……”那句话，很明显是对来栖允许这种女人入室的责备。

让从事色情业的女性进入独居老人的房间，的确有问题。

在每周一的全体会上，几乎所有女看护都对这事持反对态度，男看护们也是一样。除总务长一向不爱表态外，连年轻男看护中也有反对的声音。

反对一派的主要理由是，这不仅对老年公寓里的其他居民是个困扰，也会败坏公寓的风纪。

来栖也觉得这些意见有道理，但还是下了最后的决断。

“既然本人有这个要求，就允许了吧。”

别看堀内先生如此高龄，却一直精力充沛，并且对女人兴趣浓厚。

他的夫人已经去世，自打这个老年公寓一开张他就入住了，算起来

已经住了五个年头。好像一住进来，他就开始悄悄地光顾那种地方了。

他在某大银行任高管多年，给人的印象是个相当古板的人，不料，从退休的那一刻开始，堀内先生就想要过随心所欲的生活了。由此可见，一旦从工作这种受拘束的环境中解放出来，男人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。

老年公寓并不限制外出自由，入住者无论去哪儿都没有人过问。只是在出门的时候，有义务填写一个外出登记簿，写明去什么地方，何时回来，等等。

当然，去那种地方不必如实写上，其实堀内先生自己并没有写，只是他一向喜欢向朋友们炫耀，渐渐地那些朋友便透露给了工作人员。

“我真是吃不消啊。”

堀内先生常常挠着脑袋这么说，实际上，他心里是颇为得意的。

他提出叫女人到他的房间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。

一个月之前，堀内先生外出时摔了一跤，伤到了右膝的韧带，从那儿以后，他就走不了路，开始坐轮椅了。

摔伤之前，一直精神十足，连感冒都很少得的堀内先生，自打坐上轮椅后，背也驼了，脸也浮肿了，显得一下子衰老了。

到了这个份儿上，堀内先生对女性的好奇心仍丝毫未减，时不时摸摸女看护的胸或屁股，招致众人的不满。

就是这么个堀内先生，突然提出有事要找院长。在院长室里，他还是做出那副难为情的样子，笑着对来栖说：

“这种事，可真是不好张口啊。请问可不可以把女人叫到房间里来呢？”

乍一听，来栖以为他指的是自己的女性朋友，再一听，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。

“就是从新桥那儿，叫来的那种……”

来栖这才明白他说的是按摩女，便问道：

“她们肯到这儿来吗？”

“要说嘛，她们就是干这个的，只要付钱……”

堀内先生相当有钱，来栖也有所耳闻。

“可是，您的身体……”

“所以，这不是才求您嘛。”

照他的说法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他的精神头儿会跟着身体一起萎缩衰老下去的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重新振作起来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像以前那样多跟女性接触。

“没有比这个更管用的药了。”

堀内先生的意思来栖很明白，可是，如果同意他的请求，在老年公寓里弄不好会招致非议的。

在沉思着的来栖面前，堀内先生慢慢地低了一下头，恳求道：

“请您一定要帮这个忙。”

Et Aiors的基本方针，就是尽最大努力让入住者能安享晚年，而且，要尽可能听取和满足每个人的要求。

当然，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，除此之外，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方便。正是由于来栖建立老年公寓时就抱有这个想法，所以，对于堀内先生的请求，他并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。

既然堀内先生那么迫切希望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

来栖这么做，还因为考虑到上了年纪的人接触异性并非坏事。非但如此，为了异性而打扮自己或肌肤相亲，不仅对老人的健康有益，还能使老人精神上年轻。这是他作为医生的经验认识。

只是堀内先生的情况似乎事与愿违，不，应该说是运气太差，正和

女人亲热的时候，碰巧心脏病发作了。

即便为这事受到大家责怪，来栖也不会退缩。

来栖刚才跟在小野主任后头，走进堀内先生房间时，就看见一个女子低着头坐在客厅里。她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白衬衫和白色蕾丝边短裙，看上去，不像是个按摩女。

面对这起突然死亡事件，她的心情好像还没有平静下来。一见来栖进来，就腾地站起来，慌忙低下了头。

“坐吧，坐吧……”

来栖用手拍拍她，以免她太紧张。

“辛苦你了。我是这儿的院长来栖。”

女子很惊讶地抬头看了看来栖，原以为会受到一番呵斥呢。

从正面看，虽然她的头发染成了茶褐色，妆化得有些浓，胸部也很丰满，但眼睛里还残存着天真。

原来堀内先生喜欢这样的女人哪。来栖对着还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的女子点了点头，安慰她说：

“你一定吓坏了吧。这不是你的责任，放心吧。”

“请问，他是不是死了？”

“很遗憾，好像是心脏不好。”

来栖朝旁边的小野轻轻地眨了一下眼，示意她出去一会儿。考虑到涉及敏感的男女之事，女性还是不在场为好。

主任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但立刻出去了。看着她出去后，来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并示意女子也坐下来。

“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……”

女子双手放在膝上，垂着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Lika。”

来栖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，不过，问她恐怕也只知道日语假名。

“你是哪个店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不会告诉警察的，请你如实告诉我好吗？”

见Lika的表情松弛了一些，来栖进一步解释起来。

“我是个医生，只不过想要了解一下那位老先生去世时的情况。”

Lika多少放心了一些，低声答道：

“新桥的，彩虹。”

来栖虽然知道新桥那儿有这一类店，店名却是第一次听说。

“堀内先生去过那儿好几次吧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。”Lika终于抬起头来，看着来栖说道，“这次也是因为阿朋来不了，才叫我替她来的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那个叫阿朋的是堀内的相好了？”

Lika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那么，你是第一次来这儿？”

“是第二次。”

来栖听看护说，差不多每周一次有女人到堀内先生的房间来。

“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他突然不舒服时有什么情况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简单说一下就行。”

“我什么也没干，只是……”

Lika说到这儿，低下头去，不吭声了。

所谓异性按摩，具体做些什么呢？来栖没有做过，说不清楚，只是从一些年轻人那儿听说过。

据他们说，按摩女只是靠近客人身边，用手的技巧来使客人满足，并不发生性行为。当然，这种时候，按摩女几乎是全裸的，让客人饱饱眼福，偶尔也让客人触摸她们身体的某些部位。

没有真正的性接触，光靠手上的技巧有什么意思呢？然而，此类按摩简单易行，既不用担心得病，价钱又便宜，所以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。

难道说，堀内先生享受的也是这一类服务吗？

不管怎么样，为了填写死亡诊断书，有必要再问得详细一些。

“现在不是调查取证，所以请你实话实说，好吗？你进房间的时候，老先生是正常的状态吗？”

“他见到我非常高兴，还一起吃点心……”

来栖眼前浮现出堀内先生和差不多孙子辈的Lika一起吃点心的情景。

“后来，他让我脱衣服，我就……”

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，又是在夜里，干什么都不用担心被别人知道。

“我脱了衣服以后，他不停地赞叹着‘真是太美了’……”

从Lika的语气听来，她对老人好像并不是那么厌恶。

“然后，他就在我身上到处抚摸、亲吻……”

来栖想象着在半夜三更的密室中，搂着全裸的年轻女人的身子，贪婪地跟她接吻的老人的神态。这情景看似淫荡，但也不妨视为全身心的投入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他突然说难受，猛地紧紧抱住了我的腿，吓得我……”

Lika的窘困处境是可以想见的。

“我赶紧给他摩挲后背，可是，我看他实在难受得不得了，所以……”

从她叙述的情况来看，老人确实是因为突发性心脏病导致死亡的了。

Et Aiors的入住者都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，可是，没听说堀内先生有心肌梗死之类的病史。

那么，这次是突然心血管发生异常吗？还是以前就有轻微胸痛，本人一直没在意呢？无论什么原因，人上了岁数，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死亡的例子并不少见。

可问题是，偏偏在和按摩女亲热的时候发作，真不是时候。

一般管这类死法叫作“腹上死”。

“腹上死”特指男性正趴在女性身上进行性交时，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的情况。所谓“腹上”，当然是指在女性腹部上面的意思了。

可是，这个词不见得很贴切。

因为进行性行为时，并非都是男性在女性的上面，有时候会采取侧卧位或后背位，甚至还有女性在上面的时候。

换句话说，无论采取哪种体位，在性行为过程中，男性一直在紧张地进行激烈动作，这就给心脏增加了压力，诱发了心脏病。

但是，这种异常死亡并不一定只是在性行为当中才会发生的，也有在性行为结束后或结束后睡觉时发生的病例。

总而言之，只不过是和妻子以外的女性在一起时发生的此类情况，统统戏谑地称为“腹上死”而已。

其实，此次的情况，与其说是在性行为之中，不如说是之前。就算是要射精，但没有性器官的接触，也很难说是性行为之中。

大概是因为堀内先生看见年轻的女性，触摸其乳房等部位时，逐渐

兴奋起来，给心脏造成负担，引起血管异常的。

尽管情况还不大清楚，但堀内先生是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死的，是毋庸置疑的了。

“这么说，后来他就不动弹了……”

“不过，他还对我说‘谢谢你’了。”

“临死以前？”

“好像说了，听得不太清楚。他说完之后，突然就不动了……”

来栖想象着瘫倒在年轻女人面前的堀内先生的样子。

“还算不错……”

虽然堀内先生不幸猝死，但临死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也算是一种幸福吧。

来栖再一次想起刚才看到的堀内先生那柔和的面容。

“我什么也帮不了他……”

“这不是你的责任。”

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，即便是医生也未必能够完全应付，更何况是外行的年轻女性，做人工呼吸等等，根本就不可能。

“这就叫作命运吧。”

来栖轻声说道。Lika的眼睛微微颤抖着，她还没有从老人突然在自己眼前死去的刺激中恢复过来。

“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，你也不要乱讲。”

这时，小野主任从卧室出来说道：

“先生，已经擦洗干净了。”

遗体的脸部和胸部都擦洗干净了。

“我这就去。”来栖答应道。